



允豐類藁卷第十八

查溪裔孫才道行思儀彥華祚校刊

記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爲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堂而思之於此也其冬予客過池而屬予記之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旣完以固不窘寒暑闢而即之則舊圃之勝涼臺清池遊息之亭微步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

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處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窮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無常而不可以拘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因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惑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違之必人之所厭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已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歛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

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易此者也今君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挺然獨見破云前惑人有所不及也來為是邦施用素學以脩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思之于此雖今之吏不得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澤者乎故予為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堯率院記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耒耨耒機益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

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為其所  
當然而曰其法能為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  
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為尤盛百  
里之縣為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累百  
十大抵窮墉與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  
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  
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竒鈎貨以病民民徃徃  
嘔呻而為途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  
天下若是者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  
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屠人

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謬  
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擇  
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為宮者百八千餘所堯率院在  
治之西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修之者也其構興  
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為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  
而大之殿舍中嚴齋宮宿廬庖福之房布列兩序廡  
圍困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  
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予之法四方人奔  
走附集者衍衍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  
介然於心而撥其尤切者為是說以與之其使予之

徒知已之亨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  
諗其終何如焉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邁為尉之三月斥其四垣為射亭既  
成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  
記於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可取汪君徒深望予  
也既不得辭乃託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  
樂以辨德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  
力而尚技以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  
也古者海內洽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

於有司及三代衰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  
讓之射滋亦熄至其後天下嘗集國家嘗間暇矣先  
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  
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  
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興而戰擒攻取之黨奮則  
疆弓疾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以勢哉今尉之  
校射不比乎禮樂而貴乎技力其衆雖小然而旗旄  
鐺鼓五兵之器便習之利與夫行止步趨遲速之節  
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而在乎無事  
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衛百姓其不幸殺越剽

攻駭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犯晨夜  
蒙霧露蹈阨馳危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  
里而與之有事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  
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寔  
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  
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尉文  
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顧乃習鬪而喜勝其是歟夫  
治固不可以不兼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擗  
笏使士民化姦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  
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兼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  
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  
者邪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  
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  
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  
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  
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  
閑廓怪竒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  
而兩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藪芴草之間未有卽而

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甍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  
州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  
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  
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  
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  
頽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  
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藂落樹陰掩曖遊人行  
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雪烟開歛  
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  
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  
者激烈或覲觀微步旁皇徒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  
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  
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畜  
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  
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抱鼓之驚  
發召之後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  
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  
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  
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太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闕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君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遷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旣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

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唱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比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



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宗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彖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為問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拂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強以取威

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任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佑三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為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于壁間故予為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為縣

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誠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脩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豐曾鞏記

閩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爲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貓虎之靈其爲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灾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虫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

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用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爲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零筮救日小人以爲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已者而聽於人不盡乎在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爲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

蜀爲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  
飛字翼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  
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佑中比數  
歲連熟閬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  
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爲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  
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  
於人矣其沒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閬人不得  
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猷  
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爲我書之材牀好古君子也乃  
爲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 歸老橋記

武陵柳侯圖其青陵之居屬予而叙以書曰武陵之  
西北有湖屬于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  
屬于湖上者吾之先人青陵之田也吾築廬於是而  
將老焉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於兩崖之間而東  
注於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爲橋於其上而爲屋以覆  
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  
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  
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追  
鳧雁之下上緡于深而逐鱸鮪之潛沫吾所以衣食

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遣氛埃之溷濁此吾所以處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祿以爲觀遊於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歸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爲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爲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承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祿之人可謂兩得之也後世養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綬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爲之記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

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間名其  
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  
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  
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  
師遠其地僻絕慶曆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  
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  
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  
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  
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  
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

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栢之間結  
茅爲亭以茨爲嬉歲餘乃去旣去而人不忍廢壞輒  
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  
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  
因其故基增庠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旣成  
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  
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憫其思而又獲遊觀之美其冬  
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  
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又侈而大之  
者豈獨憫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

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 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徂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表

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徃徃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



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  
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  
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惠之習勝  
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苟  
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  
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  
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薦於自脩至於  
漸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  
文章故不得不薦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  
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其  
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  
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  
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脩身以治其國家天下  
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  
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旣幾矣則上之施化  
莫易於斯時願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  
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  
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  
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  
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舊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

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  
湏庫廩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  
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  
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  
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  
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官  
之侷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平世取祿而已  
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

為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  
夫李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  
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  
庫積無所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  
營蓋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  
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授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  
爭偷里巷安輯維北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  
之具寢弛不治習以為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  
廢為已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廼請于朝力取於旁  
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

真定既集廼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  
其上爲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樊  
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圯壞之屋莫不繕  
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  
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爲南  
北角道若干里人去汙淖即于夷塗自七月庚子始  
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干萬若干千  
若干百工其竹箒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  
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  
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

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  
壞爲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昔鄭火災子產救  
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  
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  
敗與鄭之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  
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  
予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廼以書來屬予記  
之予不得辭故爲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  
邦也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  
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輩曰爲我記之輩  
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  
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壞沃食貨富穰人力有  
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庸道路回阻衆不  
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  
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  
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閭隘痺樓觀弗  
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  
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

侍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  
剏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  
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  
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後者自勸  
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堦興  
復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  
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  
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  
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  
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

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寔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元豐類藁卷之十八

元豐類藁卷第十九

查溪裔孫才道行思儀彥華祚校刊

記

廣德湖記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予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爲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十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雁魚鱉菱蒲葭茨葵蓴蓮芡之饒

其舊名曰鸞胆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僊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爲田任事者左右之爲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爲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疆吏盜湖爲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敷成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爲之

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佑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爲田州從事張大有案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知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爲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爲鄞則湖久不治而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爲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爲人信服有知計

者使督役而自土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成勸  
趨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  
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  
鄞人累石陞水關其間而肩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  
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爲之益舊按爲碶九爲埭二十  
隄之上植榆柳益舊摠爲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爲  
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  
山名之上爲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  
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  
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

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旣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瘠  
雁菱芡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  
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  
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  
以爲力予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  
數矣繇屢有人故益以治蓋大曆之間溉田四百頃  
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十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  
爲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歟故爲之書尚俾來者有  
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求爲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  
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岫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爲提舉

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 齊州二堂記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徙官之廢屋為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

之物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一女乃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



名歷城為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析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又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巳丑記

齊州北水門記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醜而爲渠布道踞民廬官寺無所不至滴滴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其匯而爲渠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䟽爲門以洩之若歲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則常取荆蒿爲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旣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錢買石僦民爲工因其故門彙石爲兩涯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中置石捷柝爲二門衙皆用水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是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慮乎以熄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備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如綸侍禁兵馬監押伸懷德二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來請書故爲之書是時熙寧五年壬子也太常博士克集賢校理知齊州軍事曾鞏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門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隰水左丘明傳曾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隰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隰百里立碣壘是水

爲渠以灌陽陽楚都也遂拔之秦旣得陽以爲縣漢  
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  
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陽曰故城陽久秦而  
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陽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  
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  
旱州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  
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碣使還渠中自二月丙  
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  
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  
爲宜也蓋陽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

通楚而後世頽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

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  
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  
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十有餘年  
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  
旣廢使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  
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  
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况於衆流之細其  
通塞豈得如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  
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

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失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塌者蠶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

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予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爲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旣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忠有

餘故及其旣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  
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  
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疆大覲非望者相屬  
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  
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  
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爲人與獨善  
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  
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  
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呈寧處此其意

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  
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  
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  
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  
子姓徐名稱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  
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  
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  
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  
立碑晉末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

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  
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予為太守之  
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  
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  
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  
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  
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熙寧九年某月某甲子成於  
十年某月某甲子其費出於太子賓客陳公諱巽其  
主而成之出於寺之僧智暹壇成是歲同天節度僧  
若干人初景德寺屋壞幾廢智暹慨然以經營為已  
任不舍其晝夜之勤凡二十年為佛殿山門兩廊鐘  
樓與戒壇捨為屋若干區捨費錢二十餘萬智暹食  
淡衣粗所居屋壞不自治所得於人惟資治其寺以  
其故人皆信服凡所欲為無不如志今年六十有七  
矣其經營寺事不懈如初而其疆力蓋有餘也余嘉  
其意故為之記云熙寧十年五月乙亥記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為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吳分其部所領

八州其境屬於荆閩南粵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稌其賦粟輸于京師爲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爲大江江之外爲西山州治所因城之面勢爲門東西出其西門旣新而東門獨故弊熙寧九年余爲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旣撤而易之元侯以余爲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謂諸侯之制有享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

於孔子家語者衛有庫門或以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綿古公甕父徙宅于岐作爲宮室門墉得宜應禮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仇釋者曰仇言其高也又曰廼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爲後世法也今元侯於其東門葺陋興壞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求予之識會予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予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間

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徐國公元偓尚書戶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  
以籍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茲  
南土實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間之改作九  
八十有九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  
者其工取於役卒之羨者其瓦甍金石榱桷黜墜之  
費取於庫錢之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  
子而畢既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  
如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  
東南爲一都會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

明年實元豐二年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龍圖閣曾鞏  
記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  
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  
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迺一  
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逆  
坂如緣組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  
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  
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



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  
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蟻繅或逆走旁射  
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沂沓者  
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  
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  
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  
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  
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  
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  
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鉅  
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  
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玉山  
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  
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  
爲是州得閩山嶽峯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  
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  
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  
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  
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  
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

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  
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  
拜給事中集賢殿脩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越州趙公救菑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  
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菑所被  
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  
築可備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  
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  
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

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凡  
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  
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  
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躁也使受粟  
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  
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  
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  
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  
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  
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

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  
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  
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  
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  
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  
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  
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  
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  
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  
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

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病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  
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  
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  
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  
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  
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  
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  
者則有間矣予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  
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  
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

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第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元豐類彙卷之十九

